

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的“沫水”考

冯广宏

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“凿离堆，辟沫水之害”一语，在都江堰创建史上布下了疑云。因为“沫水”常被人指为大渡河，而都江堰却位于岷江。在这一矛盾面前，说者大致分为两派：一派以为岷江古时也有“沫水”之称，所以离堆当是今都江堰宝瓶口；另一派则以为历来的史地资料都肯定“沫水”为大渡河，所以离堆应是乐山的乌尤山，于是推论宝瓶口是李冰以前的蜀王开明所决。两派争论，至今未决，其导火线就在“沫水”一词。因此，笔者拟从地理和文义两方面略作考证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 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

(一) 古代沫水并不一定专指大渡河

最早记录“沫水”一词的古地理书，莫过于《山海经》。这书号称夏禹、伯益所作，但古今学者多认为非作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其中《山经》时代较早，当不迟于战国；在《中山经·中次七经》苦山山系中，记有“沫山，上多赤金，沫水出焉，北流注于役。”北魏酈道元在《水经注·卷二十二·渠》中作了一点考证：“役水又东径曹公垒南，东与沫水合，《山海经》云‘沫山，沫水所出，北流注于役’；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，疑即沫水也。”无论酈道元的考证是否精确，但总可以肯定这条沫水不在四川。由此可见，战国前后所称的沫水，并不专指大渡河。

《山海经》版本较多，有些版本如清郝懿行《山海经笺证》上，这段文字中的“沫”字写成“末”。《山海经·卷四·东山经》里，还有“独山……末涂之水出焉”，可见带“末”字音的水名，古代不止一处。

在四川，沫水除指大渡河外，也可以指青衣江。由于青衣江和大渡河地理位置相近，它们的名称常常相混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就把青衣江叫作“大渡水”，而《水经注》在沫水注文中引《华阳国志》“沫、青衣二水，于汉嘉青衣县东，合为一川，自下亦谓之青衣水”，表明乐山以上一段大渡河也有“青衣水”之名。同样，大渡河这顶“沫水”帽子，也可以戴在青衣江头上。清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·卷六十六》引“志”云：“沫水……合于青衣，故青衣兼有沫水之称。”同书《卷七十二·雅州》沫水条下，也注有“青衣江又有沫水之称。”所以，在古代的四川，沫水、青衣水、大渡水，是大渡河和青衣江共同的称呼。

由此可见，即在司马迁那个时代，沫水也不专指大渡河。

(二) 古代的大渡河不止沫水一名

明确地把“沫水”说成是现在大渡河的古地理书，首先是《水经》：“沫水出广柔徼外，东南过旄牛县北，又东至越西灵道县，出蒙山南，东北与青衣水合。”汉晋时的广柔，是今理县一带，“徼外”则指理县西部邛崃山系，大渡河上源正是流经马尔康、金川、丹巴一线；汉晋时的旄牛县，则在

今汉源县南，大渡河从泸定南至石棉，突然折向东方抵达汉源；而古代灵道县则在今峨边县南，大渡河正是由汉源东至峨边，那里确在峨眉山（蒙山）之南，最后向东北流到乐山，与青衣江会合。因此《水经》上的沫水，确为今大渡河无疑。

《水经》的著作时代，众说纷纭。《唐书·艺文志》把它列在桑钦名下，但又注明“一作郭璞撰”。桑钦是西汉成帝（公元前32年至7年在位）时的学者，而郭璞则是东晋人（276~324年）。唐杜佑《通典》认为书中有汉顺帝时地名，显非桑钦所撰。宋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则在书中查到了晋太康年间的地点，断为太康五年以后的著作。清胡渭《禹贡锥指》认为此书创自东汉，由魏晋人续成。清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指出《汉书》所引桑钦的话，与《水经》经文不同，而且作注的酈道元引桑钦的话，又不提是“经”文，“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为广魏，钟水条中称晋宁为魏宁”，显是三国时人手笔。总之，此书时代不是很早，所以“沫水”一词的资格，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老。

倒有一部老资格的字书——许慎（约公元58~147）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其中对“沫”的解释是“水出蜀西徼外，东南入江。”这究竟是不是大渡河，因为他说得太简单，颇难肯定。不过这部书里还有一个“泚”字，释为“水出蜀汶江徼外，东南入江”，虽然文字同样简单，但南唐徐锴进一步加了注解：“《汉书》泚水出汶江县徼外，过郡三，行三千四十里。”这就提供了探讨线索。

班固（32~92年）时代比许慎略早，他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是有一定权威的地理著作。在这篇书里，上上下下没有“沫水”一词，而在《蜀郡·汶江县》条下却注明“泚水出徼外，南至南安，东入江。过郡三，行三千四十里。”这与徐锴所引相同，只是“泚”字给写成了“泚字”。这泚水，在书中《蜀郡·青衣县》条下又曾提到：“《禹贡》

蒙山溪大渡水，东南至南安入泚。”查《禹贡》蒙山在今名山县西，那里是青衣江上源之一，所谓“大渡水”实是今青衣江；汉代的南安在今乐山；那么泚水就应该是大渡河了。大渡河确是流过汉代的蜀、越西、犍为三郡，干流全长约1070公里；汉时一里相当于400米左右，“三千四十里”这个数字误差也不太大。所以泚水即大渡河，完全可以肯定。

为什么《汉书》作“泚”，《说文》又作“泚”呢！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认为：小篆“泚”字是写成“泚”的，没有下面那个“口”，字形与“泚”非常相似。《说文》写的是小篆，“泚”转成楷书后就误为“泚”；此论颇能言之成理。其实在古音中，“泚”和“泚”读音也相通，可以认为是一个字（注）。

总之，汉代大渡河首先有“泚水”即泚水之名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七十二“阳江”条下对大渡河异名的解释是：“《通典》谓之‘青衣江’，以与青衣水合流也；或谓之‘峨水’，以峨眉山水流入也。”书中还列出大渡河的一些名字：羊山江，阳山江，阳江。但古代的大渡河名，恐怕还不止于此。象《山海经·卷十三·海内东经》就有：“岷三江：首大江，出汶山；北江，出曼山；南江，出高山。高山在成都西。”所谓“曼山”，毕沅考为“蒙山”，这也就是酈注“沫水”篇“沫水出岷山西，南流过汉嘉郡，南流冲一高山，山上合下开，水径其间，即蒙山也。”如果真的如此，那么大渡河古来还应有“北江”之名。

由此可见，就在司马迁那个时代，大渡河也远远不止沫水一名；当时更加流行的，恐怕还是泚水即泚水。

（三）岷江古来是否有沫水之称

岷江在古代，名字也够多了：它可以单称“江”；也可以升格为“大江”或“导江”。它的上源，《水经注》谓之“泚水”；唐李

秦《括地志》则云“一名汶江，一名管（当作‘笮’）桥水，一名清（当作‘流’）江，亦名外水江。”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说它还叫“都江”。

指出岷江有“沫水”之称的，是《宋史·河渠志》：“岷江水发源地，为古导江，今为永康军，汉史所谓‘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，避沫水之害’也。沫水，出蜀西徼外，今阳山江、大皂江皆为沫水。”阳山江就是大渡河，而大皂江则是岷江在灌县的那一段。

《读史方輿纪要·卷六十七·成都府》皂江水条下指出：“即郫江上源也，亦谓之大灶水。”明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也说大江“至汶为皂江，至灌为沫水。”清顾祖禹亦有此说：“由威至玉垒山为玉轮江，至汶为皂江，至灌为沫江，实一江而名屡迁也。”

不过，这些把岷江说成有“沫水”之名的文献，时代都比较晚。于是就存在一个问题：究竟是秦汉时灌县岷江就叫“沫水”，还是由于《史记》有“沫水”“离堆”之语，后人加以附会？我国古地名中，同名异地和同地异名者比比皆是，加上文献缺失，图籍绝少，道里不精，写地理书的人又多凭传闻，因此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裁决，那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清嘉庆时修的《四川通志·輿地·灌县》文中，却有“以今考之，江水自汶川县经灌县，俗呼沫江”的话，此外《江源记》、《释江原》等文献都有类似表述，倒应加以注意。因为“沫江”的称呼如有群众基础，《宋史》的说法就未为无据。

二 从文章义理方面分析

（一）沫水并不一定专指地名

明朝人俞安期曾下了一番功夫，把唐朝的各种类书，分门汇集，编成一部《唐类函》，书里的资料，都出自唐代或更早的文献。清康熙时曾将它扩充为《渊鉴类函》一

书；为了保存《唐类函》的内容，书中凡属《唐类函》的文字，一律标上“原”字。今本《渊鉴类函·卷三十七·地部十五·江三》“灌锦城”一词（标有“原”字）下，引了古本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的一段：

蜀守李冰凿离堆山，辟洪水之害，穿二江灌成都城。此渠皆可行舟，有余用溉浸，百姓又享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，溉田畴渠以亿计，莫之数也。

试对照一下今本《史记》，不难看出，除个别虚字有所增减外，文句并没有大的出入。而最重大的不同点，就在于今本“沫水”，在古本里成了“洪水”。这一点十分重要。

“暴”和“沫”，古音是相近的，字义上是否有关联？还是让我们翻一下《说文解字》吧！这部书“瀑”字条下注道：“瀑，疾雨也；从水暴声。《诗》曰：‘终风且瀑。’一曰：沫也。”许慎引的诗句，出自《诗经·卷二·国风》的“终风”一篇。今本的诗是：

终风且暴，顾我则笑，谑浪笑敖，中心是悼。

许慎引为“瀑”的地方，今本却是“暴”字。学者常把“暴”释为“疾风”，但这与上面的“终风”相连，就感到词义颇为重叠；许慎作“暴雨”解，诗句就显得生动合理了。可见“暴”“瀑”相通，而且有“沫”字之义。古本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有“人莫鉴于沫水，而鉴于止水”的句子，这名句在《淮南子》中两处采用：一在卷二《俶真训》“人莫鉴于流沫，而鉴于止水者，以其静也”；一在卷十六《说山训》“人莫鉴于沫雨，而鉴于澄水者，以其休止不荡也。”汉高诱对“沫”字的注释是“雨潦上沫起复甌也”，“雨潦上复瓮也”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“倾盆大雨”，而“沫水”就是“暴雨洪水”。

从《史记》古今文本的对照中，我们发现《河渠书》里的“沫水”一词，并非一条河的专名，它与同书《司马相如列传》里“西至沫若水”的专指地名完全不同；司马迁写“辟沫水之害”这句话的本意，不是防大渡河为害，而是“防洪”。

（二）通观《河渠书》全文知沫水非大渡河

让我们回到《河渠书》正文上来，仔细精读一番吧。这篇文献不但集中了古代宝贵的水利史料，而且在叙述层次、逻辑关系、内容结构上堪称典范；这与后世把一大堆杂乱的治水材料堆砌成篇者大不相同。全文似可分为四大段落，段落与段落之间，有着起承关系，可断可连，中间象有一根线贯串着。

第一段从“《夏书》曰：禹抑鸿水”开始，到“功施于三代”为止，专叙禹功。由夏禹征服洪水的方策之一——分洪，引出“断二渠，以引其河”，暗示作为分洪而开挖的人工河道，还可以为其他水利目标服务；这为后世发扬禹功，开许多运河和航渠埋下伏笔。这样，很自然地引出了第二段文字来：

自是之后，蒙阳下引河，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

于楚：西方则通渠汉水、云梦之野；东方则通鸿沟江、淮之间。

于吴：则通渠三江、五湖。

于齐：则通菑、济之间。

于蜀：蜀守冰凿离堆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。

此渠皆可行舟。有余，则用溉浸，百姓飡其利。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益用，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。

我们之所以不惮烦地把第二段全文抄录，目的是为了证实这段文字的中心，是专述航运工程，而不是别的。战国以至秦汉，

封建社会经济已进入活跃时期；而要达到货畅其流，航运则是当时最合理的运输手段；货船载重量大，比起人力和车运要省工得多。在这层意义上，即使把当时的航渠说成是社会经济命脉也不为过。司马迁正是抓住这个重心来记述的：联通六国的运河，楚国西方航渠和东方鸿沟，吴国沟通三江五湖的水道，齐国沟通菑水济水的引河，接着就是成都的二江；都江堰干渠在这里是以航运渠系出现的。我们知道，航渠里不允许有过大的流速，要限制洪水期间入渠的流量，于是就必须凿离堆，形成宝瓶口这样一个固定的进水口门，不让“暴雨”涌入航渠，这就叫作“辟沫水之害”。宝瓶口不是作为分洪工程而存在的，它实际上起的是阻滞洪流的作用。司马迁之所以只把“凿离堆”笔之于史册，没有提“壅江作坝”（《华阳国志》语）等等的话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。他在这段文字的最后，明确点出楚、吴、齐、蜀所开的河渠，“皆可行舟”，表明了它们的主要功能；但在水量有余的时候，人们往往开了许多小渠道引水灌溉；不过这种多如牛毛的灌渠，全国都有，而规模都不大，虽然“以万亿计”却“莫足数也”，没有资格再去耗费太史公的笔墨了。但哪些灌溉工程才值得一书呢？于是引出了第三段文字：“西门豹引漳水溉邺”和水工郑国“凿泾水，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”，这两处才是够上纪录的引水灌溉工程。

经过禹功、航运、灌溉工程三个水利史的发展阶段以后，开拓了汉代集大成的局面。因此《河渠书》的第四段是专述“汉兴”以来的水利成就与教训，这一段与本文主题无关，此处不再讨论。

有的同志把文中沫水说成是大渡河，“凿离堆”说成是“平濶崖、通正水道”的事，显然就有些南辕北辙了。请问：乐山的乌尤山下，人工的运河和航渠何在？当水量有余时，又溉浸何处？凿平一处滩险，在古代虽

然也是件不简单的事，但比起开挖航渠运河来，哪能同日而语？司马迁决不会把修理乐山水道的局部工程，放在楚、吴、齐等国重点航运工程当中去记述；否则何以能称良史之才呢？

这样看来，把这里的沫水释为大渡河，是说不通的；而理解为暴雨，则一切都不存在矛盾。

三 简短的结论

1. 《河渠书》中的“沫水”，不能确指为大渡河。因为：

(1) 司马迁时代前后，称“沫水”的不是大渡河，岷江也有称作沫水的嫌疑。

(2) 司马迁时代大渡河流行的称呼是

“澚水”即“澚水”，不见得是“沫水”。

(3) 青衣江、大渡河古代名称经常相混，故沫水上的离堆，不能确定就在大渡河上。

2. 书中沫水并非地名，而是洪流之意。其理由是：

(1) 从文字训诂上看，“沫”与“暴”同义。

(2) 古本《河渠书》“沫水”正写为“暴雨”。

(3) 从《河渠书》第二段文字专述航运工程来看，沫水指为大渡河则不合体例，指为暴雨则顺理成章。

(注) 明杨慎《转注古音略》“哉”字音属四支，“谿”字音属五歌(段玉裁十七部表，支列于十六部，歌列于十七部)。严可均《说文声类》将之、支、脂、歌合为一类，“故之可通支，可通脂，可通歌。”章炳麟也认为古音支歌是一类。此说承什那徐式文先生见告，谨表谢意。



关于《张衡传》中的“璇玑”

高 勇

“璇玑”一词出自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”在汉代后产生了两种不同看法：一主星象说，一主仪器说。前者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北斗七星，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。”后者如孔安国说：“璇玑玉衡为正天之器，可运转”，肯定璇玑玉衡为仪器。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：“又以璇为玑，以玉为衡者，是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”；玑衡者，玑为转运，衡为横簪，运玑使动于下，以衡望之，是王者正天文之器，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。”

由此可见，《张衡传》中的“妙尽璇玑之正”，就是由“正天文之器”典化而来。璇玑在这里并非指星象，而应是指仪器。这里的“正”，教材中训为“道理”是错误的，应是校正，使……正的意思。从古汉语角度看，“妙尽璇玑正”实际是“妙尽正璇玑”的倒装，为了强调宾语，将宾语前置，“之”是宾语前置的标志，没有实在意义。全句应是：张衡精妙地透辟地研究校正了浑仪(测天仪器)。为什么要校正浑仪呢？我们知道，浑仪是用来观测天象的，如果歪斜不正，显然是不能准确地看到某个星座的区域的。